# 羣書疑辨

# 羣書疑辨卷第八

目錄

# 羣書疑辨卷第八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時叔校

## 石鼓文辨一

石鼓詩十章世言周宣王所刻然歷千數百年至唐初始出則人不能無疑歐陽公集古錄設爲三疑允稱卓識而後人反排之馬定國直指爲西魏所建尤爲有據衆以其曾仕劉豫也排之益力然元劉仁本明焦竑仍犯衆議而駁之豈好爲立異哉若楊慎則篤好此文亦以其書類小篆疑出於秦近世顧炎武獨以詩詞淺近不類二雅而斥之爲僞信哉斯言石

鼓自是有定論矣或者曰諸家論此鼓者皆謂宣王中興大會諸侯蒐于岐陽而講武故從臣作詩而其書則史籀大篆也自唐迄明稱之者無慮百十家豈可以五六人之說而廢百十家之論乎曰事而眞耶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眞耶百十人亦可疑此論眞僞不論衆寡也諸家稱宣王本無據不過以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數語類小雅車攻之詩故指之爲宣王爾吾止以襲用小雅疑其爲僞而人顧信爲眞乎夫宣王中興既已會諸侯講武事矣何故復有此舉既有車攻吉日諸篇彼之管絃藏之太史矣何故復作此

詩且周之諸侯悉在豐鎬之東將行朝會當在東都不當在岐陽昔周公以洛邑居天下之中特營東都爲朝會諸侯之所寧有舍此不會而遠會於岐陽此事理之必無者諸儒但羨書法之美全不顧事理之有無眞無識之至也或者曰石鼓非周宣所爲當出何王之世曰焉定國言之矣西魏大統十一年嘗西狩岐陽其君則文帝寶炬其相則宇文黑獺其撰文則尙書蘇綽輩也黑獺患文章浮靡令綽作大誥綽多用尙書成語黑獺須之國中以爲式當時文人悉效其體夫文效尙書則詩必效二雅今石鼓詩首用

我車既攻二語其他勦襲者不一而足即非蘇綽所爲亦出其儕輩之筆藉令周人爲之寧肯勦襲如此即令後代文人爲之又寧肎勦襲如此此出魏人之手何疑今考二雅詩其篇章最長者無過賓之初筵一篇然不過十四句而已未有多至十八句若此詩之冗長者也其文多不可辨就其可辨者言之如我車既攻二句之下即繼之曰我車既好我馬既[illegible]君子負負邋邋負斿麀麀速速君子之求斯其文義安在乎而謂史籀尹吉甫諸人爲之乎東坡石鼓歌我車既攻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自註曰詩惟我車

既攻我馬既同其魚維何維鰋及鯉何以貫之維楊
及柳六句可讀餘皆不可通今諸本爲後人增飾詩
多可讀然詞句緊複意義淺陋無一章可列二雅昌
黎以孔子編詩不收入至譏之爲陋儒不亦異乎或
者曰鼓既立于西魏則去唐未遠何以蘇勗李嗣眞
杜甫張懷瓘竇蒙竇臮徐浩李吉甫諸人皆指爲宣
王所建曰宇文大統十一年乙丑至唐武德元年戊寅
已閱七十四年勗等耳目不相及而其時故老已無
在者宜其不能知且事出偏方伯國非若車攻吉日
諸詩炤耀今古則諸人之不知也固不足怪且蘇勗

與諸亮同在瀛洲學士之列褚遂良則亮之子也元和郡縣志謂勗嘗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其稱古妙此說尤可疑夫虞歐與勗同列述其言可也遂良爲後進子行何故藉其言爲重况當時能書者甚多如房喬楊思道竇璡錢毅殷令名輩皆稱其善書勗何故不言而反稱後進之遂良則以房楊諸人書法後日不傳而遂良名最顯故特假之以此知斯言非出于勗實後人僞託也或者曰若此鼓果僞嗣眞輩皆精于書法者何爲力許之曰史籀大篆世無傳者止此文類大篆諸人愛大篆故其稱之而不察其眞僞

所謂愛而忘其惡也或者曰歐陽永叔既設三疑未言字非史籀不能作則此書爲大篆可信何故并疑之曰大篆後世不傳永叔亦未識其眞僞不過因唐人之言而譽之豈眞以石鼓爲周物哉況此文原非大篆馬定國以字畫考之斷非史籀所作鄭樵愛其文爲之音釋亦以爲類小篆即陳傳良翟耆年熊朋來宋濂亦以不類大篆而疑之則不但事非周宣之事文亦非史籀之文矣或者曰此非獨唐人稱爲大篆宋人若周越楊堯臣蔡襄蘇軾蘇轍黃庭堅秦觀張耒趙明誠黃伯思董逌薛尚功胡世將洪适王厚

之揚文尚程大昌施宿章樵輩莫不詳辨而極譽之而元明之稱述者尤衆豈皆不識大篆者曰諸人何嘗不識但不過贊其字之奇古何曾有一人辨宣王蒐狩之有無者獨一馬定國作辨萬餘言史稱其出入傳記引據甚明其文必有可採惜湮沒不傳其人則仕劉豫爲學士以故爲人所輕不知君子不以人廢言顧其言當否何如耳安得以人故輕之乃若諸公以其字之奇古而堅執爲史籀所書且謂西魏後周安得有善篆籀之人則亦不然偶見大篆便以爲史籀之蹟則見汲冢古文可譽爲蒼頡之蹟耶嘗讀

周書樊深傳言其通蒼雅篆籀之學安知非即深所書縱使非深安知當時無工篆籀者此固不得而誣之也雖然此猶爲書法言之也若其文章則未有攻之者獨顧炎武金石文字說謂石鼓文皆淺近不及車攻吉日之閎深馬定國楊慎疑其字不類大篆予獨以其詩不可儕于二雅而疑之此誠千古卓識度越前人萬萬矣若程大昌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一語遂執爲成王事尤爲可笑成王時安得有大篆乃沾沾自喜若以爲獨得之見不知董逌巳言之矣而左傳亦非秘書也他如韋應物謂爲文王事鄭樵謂

為秦始皇以前事皆為臆說又安足辨哉

# 石鼓文辨二

予旣作石鼓文辨或詰之曰子力言石鼓出西巍更有證據乎曰有宣王之狩甫田也但登獸而不取魚益獸則因以講武而漁非天子所有事也今石鼓第二章盛言取魚之事豈宣王中興之急務乎惟周太祖則有之史言太祖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與蘇綽談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是其證也然亦燕閒無事之時偶一行之豈有宣王圖中興之業乃大會諸侯而取魚爲樂哉卽宣王治兵習武亦當于近都之地岐陽去鎬京頗遠而其詩有汧也沔沔之

語則益遠矣曾有會諸侯不于洛邑而遠至岍岐之境者哉惟西魏君臣本皆僻處邊陲射獵行圍乃其習俗雖遠狩岍岐亦不足怪如謂宣王而亦爲之且一日之間既登獸又取魚亦太遊無度而諸侯之從王于狩者不將有貳志乎夫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武事此固先王之制然未有率天下諸侯而從事于網罟者也魯隱公欲觀魚于棠臧僖伯猶諫之宣王之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南仲申伯諸人咸在王即欲爲之諸人獨不能止之乎固知宣王必無是事也或者曰西魏後周之將狩于岐陽

者憂矣何以知爲大統十一年曰時蘇綽方爲度支
尙書此文必出綽之手踰年而綽卽卒故知爲十一
年也曰當時善書者悉在江左朔土無聞焉今鼓文
若是其美豈西魏人所能曰安知西魏無人史言趙
文淵善書太祖以隸書紕繆命文淵與黎景熙沈遐
等依說文字林刊定六體成一萬餘言行于世而樊
深亦善篆籀之學孰謂西魏無人乎且鼓文多奇形
異狀雖經薛尙功鄭樵王厚之施宿章樵楊文昺潘
迪音釋終不可曉由魏周之世學者喜造新字故此
文亦多以意爲之昔江式上表於魏宣武謂皇魏承

百王之季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錯謬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誇辨之士又以臆說炫惑當時顏之推家訓曰梁自大同之末訛替滋生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頗行僞式前上爲草能旁作長之類是也朝野翕然以爲楷式爾後文籍略不可觀北朝喪亂之餘書跡鄙陋加以耑輒造字猥拙甚于江南乃以百念爲憂言反爲變不用爲罷追來爲歸更生爲蘇先人爲老如此非一徧滿經傳由此言之妄造僞字莫甚於魏周之時今鼓文奇怪之字既非科斗又非大篆小篆謂非魏周人所造而誰造乎至其詩

詞冗猥更不可言如小雅車攻篇八章章止四句吉日篇四章章止六句裔裔皇皇巳若百十言之多今鼓文不過陳田漁之事耳何須十章章又何須十六何至十八句豈周宣之臣之所為乎而謂非出後魏人手乎其文因靡滅不可讀亦有全章可讀者其二章曰汧也沔沔丞彼淖淵鰋鯉處之君子漁之濿㔾又（與有同）有𩵖其存散散帛魚鱳鱳其𣳚氐鮮黃帛其鯾又鰟又鱌其胡孔庶臠之䉛䉛迂迂趯趯其魚隹（維同）可（何同）隹鱮隹鯉可以貫之隹楊及柳其文詞之不通如此猶謂尹吉甫為之乎（薛尚功之言）且周之鐘鼎古器

未有不極工緻者豈有天子大蒐作詩紀事而以頑石為之惟魏僻處西陲無從得佳石故就地之所有而刻詩其上其規制之苟且鄙陋正可想見其君臣不學無術不覩先王之制度妄意為之以遺笑于後世而人顧羨其美哉諸家之稱宣王者固多要不過一二人倡之衆遂從而和之原非有卓然之見核其事之虛實也馬定國之辨既不傳歐陽翟耆年劉仁本焦竑諸人之論亦不暢余故排衆說而力駁之如此若夫楊慎既辨其眞又指其偽詭言得蘇文忠舊本妄加增偏此又不足與辨矣

## 書韓昌黎石鼓歌後

岐陽石鼓本名獵碣不過紀田獵之事未嘗朝會諸侯治兵講武若周宣王之所爲乃韓昌黎張大之謂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今其詩會有是乎又曰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夫刻石頌德秦皇呂政之事而佞臣李斯所爲之也謂宣王君臣爲之乎更可異者曰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夫編詩者孔聖人也可詆之爲陋儒乎旋自覺其非卽繼之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若自解嘲

儒非詆聖人然以二雅比星宿以石鼓詩比日月猶是陋儒之意也不意昌黎之賢而非毀聖人至此予誠不知其何心今石鼓詩具在曾有一章可入二雅乎夫詩不論長短要在詞意之深醇今以二雅無長篇遂詆爲褊迫以石鼓詩意複語重章句冗沓而稱其勝二雅恐通人之論詩不當如是也且昌黎惡世人之毀李杜者笑之爲蚍蜉是也夫李杜不可毀二雅固可毀乎其所以笑世人者恐後人還以笑昌黎也既又曰聖恩若許　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夫昌黎卽不見其石實曾見其詩矣其詩有何意義欲令

諸生講解昌黎曾官太學若欲諸生切磋正不在此鼓也昌黎文章可爲百世師而此未免失言予故特爲之辨

書詛楚文後

詛楚文有三自秦惠文王詛楚懷王之詞也其石至宋仁宗時始出歐陽永叔集古錄趙德甫金石錄並載之而不疑其僞蘇子瞻鳳翔八觀亦述其事而張芸叟黃魯直至爲之訓釋南渡後董彥遠王順伯亦極稱之獨元人吾子行以先秦古器較其篆文全不相類始斥其僞愚竊以當時事理論之而見其可疑者大畧有十夫秦至惠文時勢已强大燕齊韓魏趙莫敢與杭區區一楚何足深畏乃惴惴喪亡是懼遍走羣望以詛之此可疑一也敵國兵加惟當擇將帥

還車徒具糗糧決勝原野豈有祈告鬼神咒其自斃之理此卽弱小之國所不爲而謂虎狼之秦爲之乎此可疑二也鄰邦盟誓原不足信春秋時已有朝盟而夕背者況十八世之久乎楚卽背之亦不足爲罪奈何以此告于神此可疑三也卽欲告神當求諸近楚之地今考大沈久湫巫咸亞駝諸神皆去楚遠甚告之何益此可疑四也久湫注家謂卽漢安定朝那湫固秦地也巫咸在今解州鹽池西南則是魏河東地秦安得有之亞駝謂卽滹沱已近於臆度卽使實然亦非秦地秦何故告之此可疑五也諸家攷楚成

王十八世乃是懷王懷王名熊槐不名熊相秦欲詛楚豈有不知其君之名而妄稱之者乎此可疑六也敵國交兵而詛之于鬼巳同兒戲何故又勒之于石此適足章巳之醜貽隣邦之笑吾知秦人必不爲此可疑七也秦楚皆無禮義之國必無十七世相好無尤至懷王而始背盟之事由作僞者胸無所知故妄引穆公之事爲口實此可疑八也秦自孝公以來無歲不與東諸侯爲難未聞諸邦有詛秦之文倘尤而效之秦將滅亡無日矣其可以是聞于隣國乎此可疑九也昔商鞅之虜公子卬及張儀之詐商於地皆

市井無賴者所不爲而秦曾不以爲恥也巳則無耻而責人背十八世之盟必非人情此可疑十也然此猶以事理斷之耳若就其石辨之更有不可信者周宣王石鼓文歷千五百年而始出後人多疑之此文年世不滅千石鼓何以至宋時始出此一不可信石鼓之出其文多磨滅此則字字若新一無所損失此二不可信先秦之文率雄深簡奧此則言皆平易其曰內之則暴虐不辜中之則冒改久心諸語尤非先秦文法此三不可信惠文之時未有小篆當用籀文此則多用李斯體其出後人無疑此四不可信兩國

會盟當在接壤之處今言先君穆公及楚成王親卽大沈久湫而質焉其誣妄可知此五不可信石鼓出于唐初猶曰晉愍之後周静之前其地不隸中國表章無人此則歷隋唐三四百載文人至多何故無人語及此六不可信合此數端而此石之僞顯然矣獨怪歐陽公能疑石鼓之僞而反信此文之眞王順伯欲證石鼓之眞而竟忘此文之僞皆文人之有所蔽者吾氏雖識其僞而語焉不詳猶未足奪諸人之氣予故辨之如此

# 跋漢魏石經一

按漢靈帝光和六年癸亥至魏廢帝正始元年庚申正五十八年石經應未毀魏人何故復刻豈董卓焚洛陽宮殿太學亦被焚并石經延及耶不然漢石經出中郎之手後人必無能及者使其一無所損魏人必不重立則其殘闕可知然五六十年之間何以遂致殘闕則必遭董賊之禍無疑也觀陸機洛陽記石經凡四十六碑毀者至二十有九此未經遷鄴之前已如此非遷鄴而沒于水也考獻帝西遷之後陸機作記之前洛陽無大兵革其遭董賊之禍益可知矣

獨恨陳壽魏志無一語言及而衛恒江式亦語焉不詳後人無由知其故爾乃衛江二人明言魏立三字石經而隋唐經籍志及黃伯思董逌諸家則言魏立一字石經何相背之甚也然一字石經唐時尚存七經三十四卷則作志者必不妄言不知何以三字之外復有一字經黃伯思謂是鴻都一字石經夫漢石立于太學不在鴻都若鴻都別立石經是有二石經矣漢書何以不言愚意石經必三體分書當高歡遷鄴時其二必沉于水其一體幸存者乃魏之所立故作隋志者遂據以為言爾

跋漢魏石經二

按後漢書儒林傳及洛陽伽藍記並言漢立三字石經晉書衛恒傳後魏書江式傳及酈道元水經注其言魏石經亦然是兩朝石刻皆用古文篆隸三體無可疑矣乃隋唐經籍志黄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謂漢用三體魏止一體趙明誠金石錄洪适隸釋則謂魏用三體漢止一體而詆後漢書爲誤兩說矛盾如此將安適從愚謂儒林傳所言必不誣即陽衒之衛恒江式酈道元皆得之目睹豈有舛謬衒之之言曰漢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

種字皆蔡邕之筆儒林傳不言表裏皆刻賴此始之其非妄言可知矣恒之言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既有科斗則有篆隸可知矣當是時漢碑雖多殘毀而魏碑一無所損諸儒生長洛陽觀覽已非一日安得反譏其誤由黃董趙淇諸子止見殘缺之餘未獲見其全文故各持一說而不相合夫生數百年之後遙度數百年以前之事終不若目睹者之眞衛江諸公皆出于目睹惟宋以後文人未見眞刻但考索于殘碑搨本曰此漢也此魏也不得其實而以意度

之故有此紛紜之論其在于今石經遺字士大夫家多有之莫不誇爲中郎眞蹟豈知宋之中世胡宗愈刻之於成都洪适刻之於會稽得之者何嘗不視爲異寶而不知非其眞也然則後人之疑漢魏豈若前人目覩之可據哉

隸書考一

自蒼頡作古文史籀易之以大篆李斯趙高胡毋敬又變爲小篆文字漸趨于簡矣至程邈爲隸書其法益簡而但行之於官府赴急疾之用後遂通行天下迄於今不廢卽所謂楷書是也以其出于徒隸而言謂之隸書以其形體方正而言謂之楷書非有二也或者曰隸與楷本二物也安得混而一之曰此非予之言古人之言也一徵之庾肩吾書品肩吾梁人其言曰尋隸體發源秦時隸人程邈所作今時正書是也此可證者一一徵之韓毅大覺寺碑毅東魏人其

碑陰所書實楷書也而敎自題爲隸書此可證者三
一徵之張懷瓘書斷懷瓘唐人其言曰隸本謂之楷
楷者法也式也模也此可證者三一徵之封演聞見
錄演亦唐人言顏魯公觧韻海鏡原三百六十卷先
起說文爲篆字次作今文隸字夫隸字而謂之今文
可知隸卽楷也此可證者四其他更有可證者褚先
生之補三王世家也謂求太史公所撰世家不能得
謹論次其眞草詔書編于左方是眞草二體漢武前
已有之矣草又本于眞草旣在武帝之前則楷更在
其前可知矣攷秦之末迄漢武之初僅六十載草已

大行于時且用之于詔書則楷之大行益久矣謂不出于秦世乎衛恒之撰四體書勢也但言古文篆隸草而不及楷以隸即楷也張懷瓘之撰十體書斷也歷陳古文大篆籀文小篆八分隸行草章草飛白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昔人稱王右軍謂兼善篆籀八分隸行草章草八體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右軍豈不善楷書者乎即晉書王獻之傳亦但言善草隸而不及楷亦以隸即楷也不然獻之豈不善楷書者乎試觀前史稱善書者後漢十人三國九人晉書二十三人宋齊梁陳四朝六十人後魏北齊後

周隋四朝二十八人唐五十人皆言善隸書或言善篆隸善隸草而言善楷書者絕少則以隸卽楷也惟晉書李式李充南史蕭確王僧孺北史趙文深唐史褚遂良諸傳並言善楷隸北史竇遵傳言善楷隸唐書裴休傳言善楷書而已夫楷與隸並言固以楷隸爲一體非分二體也諸史之言明白可據如此奈何分楷隸爲二體哉蓋唐以前人皆知楷之卽隸無待於言卽言之必不謬至宋而其說混矣趙德甫金石錄謂始于歐陽文忠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隸與楷爲二歷考宋史稱善書者六十五人亦皆不

言善楷法惟一杜衍稱其善正書豈宋時諸公皆不知楷書乎今諸公遺墨具在何楷書之多也然則趙氏之言良爲可信文忠之分楷隸爲二眞無識之至也或者曰楷隸既爲一矣然則今之隸書將何名乎曰此正古之八分也八分得小篆之二得隸之八故謂之八分八分固近乎隸而實非隸也趙德甫有言曰自歐陽公爲此說有一士人力主之余出漢碑數本問之何者爲隸何者爲八分其人不能辨也由此言之今之所謂隸古之所謂八分也今之所謂楷古之所謂隸也又何疑

## 隷書考二

自歐陽公分楷隷爲二學者多惑之至徽宗撰宣和書譜竟劃然分爲二體其說益支離所稱古今善隷者止韓擇木一人夫擇木以八分書孰不知之乃獨稱其善隷則誤以八分爲隷故也且前史稱善隷者多至二三百人皆班班可攷今獨稱擇木一人豈十七史所言皆未嘗寓目耶 此書雖出徽宗必蔡京所撰其不學無識一至於此至洪适著隷釋亦苟且因之自是人益不能辨而元人吾衍秦隷漢隷之說尤屬不經總由不知楷之卽隷而以八分爲隷是以

若此紛紜也晉衛恒作隸書勢曰或砥平繩直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必楷書乃有此狀言之於篆籀則戾矣獨言上谷王次仲始爲楷法則可疑以次仲爲秦人耶則與程邈爲同時或其爲隸體則有之以次仲爲後漢人耶則隸巳行之二百餘年何待于次仲王愔蕭子良張懷瓘以八分爲次仲所作則得之矣然諸家以次仲爲羽人秦皇遣使捕之化二大鳥飛去其說荒誕不可信愔及子良皆稱後漢人則是先有隸而後有八分八分固生于隸近乃張懷蔡邕所謂八分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何其

言之顛倒乎彼蓋以次仲爲秦人謂先有八分而後有隸故其言曰八分者秦羽人王次仲所作也謂八分出次仲則採王蕭二氏之言謂次仲爲羽人又採神仙家之言何其中無定見哉原懷瓘之意必欲謂八分先而隸書後故錯亂至此不足信也玉書譜之序正書謂王次仲始散隸體爲楷法其言似是而非不知次仲所作實八分也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謂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是以八分生于篆而不知實生於隸也然其體得小篆之二隸之八即謂生於小篆

亦可若蔡邕所作賓惟飛白少陵之意似以八分爲
蔡邕所作斯又不然矣

隸書考三

隸與小篆同出暴秦乃傳二三百年隸大行而篆漸廢其故何也攷程邈始作字止三千漢制學童能諷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則隸文不足必兼諷小篆可知然李斯所撰蒼頡篇不過七章趙高爰歷篇六章胡毋敬博學篇七章漢興里師合三家爲一總名之曰蒼頡篇又斷六十字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則統計三家所作亦止三千三百文并隸書不足九千之數則必兼諷大篆可知觀兩漢書所載漢元帝嚴延年北海王睦樂城王黨左姬並善史書釋者謂史籀所

作故曰史書則兩漢猶行大篆學童所諷必兼用大小二篆及隸書以足九千之數不然安得九千之字而諷之獨怪爾時既兼行二篆何故久而漸廢蓋自李斯三人造書後漢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李長作元尚篇猶小篆也其字亦鮮增益至揚雄作訓纂篇多至八十九章班固又續十三章而字體益備矣和帝時賈魴更作滂喜篇時人乃以漢所名蒼頡篇為蒼頡上篇以揚雄班固所作為蒼頡中篇以魴所作為蒼頡下篇總名之曰三蒼而以隸體寫之自是文字大備隸體益

大行而大小二篆漸不見用于世矣今考許氏說文
小篆至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兼採三蒼之故也許
氏去賈魴不遠已患俗儒僞撰爲說文一書以存小
篆之蹟則當時之盛行隸書可知也大抵古今之變
皆由繁而之簡古文之變而爲大篆也大篆之變而
爲小篆也小篆之變而爲隸也皆由繁而之簡也至
于隸而無可變矣他若八分飛白行草雖皆因隸而
變然形體不端不可遍行于天下此隸所以永久而
不廢也乃世率謂小篆出李斯不知合趙高胡毋敬
而始成又止三千三百至楊雄班固賈魴而始備然

則今所傳小篆豈僅李斯一人之蹟哉或問曰隸書出程邈信矣乃章懷太子註後漢書謂隸書程邈所獻似先有其書邈特獻之于朝非剏始也信乎曰酈道元水經註言近有發臨淄齊胡公冢者見其柩上之字與隸書同夫胡公爲太公六世孫當周穆王之世是未有大篆之先已有隸書矣又法苑珠林言顧野王周訪字原出沒不定其玉篇序云有開春申君墓其銘文皆是隸字春申君是六國時人隸則非并吞之日也是二說者雖未可全信要之隸必非程邈所能剏或古有其體邈特增損而獻之故始皇悅而

用之耳不然以李斯之兇邪强悍方當權用事猶爲小篆肯使一囚徒擅臂而抗其制作哉蔡邕聖皇篇云程邈刪古立隸文則章懷之言有徵矣厥後古籀文皆廢而此體獨行實有勝于古人者不可以其後起且出于徒隸而輕之也

書史記三王世家後

按張懷瓘十體書斷謂梁武帝作草書狀稱蔡邕云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驛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是也是謂草書亦起于秦矣夫秦之篆隸作于既并六國之後諸侯爭長乃作赴急之書豈草書反在篆隸之前乎中郎通儒知其必不爲是語懷瓘雖疑而辨之不精又引梁武之言（他本作袁昂）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杜謂杜度也夫草既始于秦何云出自杜氏其言顛倒無一可者晉衛恒作四體書勢謂漢興而有

草書不知作者姓名其疑之是也至懷瓘則直謂張伯英所造夫伯英特工于草爾其先若杜度崔瑗父子以草擅名者甚衆安得謂造于伯英懷瓘精書學未免失言然則草書何助乎漢北海王睦善史書得疾明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是東漢初已有之矣然不始于東漢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王愔云游解散隸體麤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世是元帝時已有之矣然又不始于元帝也褚少孫補武帝子三王世家謂求太史公世家不可得謹論次其真草詔書編于左方是武帝時已有之矣武帝時有

之則剏始者更在其前不知出于何王之世衛恒言
漢興而有草書其出于西漢初無疑然必先有楷而
後有草草者楷之變也古人多言隸卽楷意者程邈
造隸之後草書卽繼此而出乎今不能確指爲何時
而其在武帝之前則有褚少孫之言可據姑識之其
後以質于知書者焉

## 五經皆有古文說

明初餘姚趙撝謙著六書本義其自序謂魏晉及唐能書者輩出然但逞姿媚而文字破碎猶賴六經之篆未易至天寶間詔以隸法寫六經于是其道盡廢近世崑山顧炎武駁之謂漢書藝文志但言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孝經古孔氏一篇隋書經籍志但有三字石經尚書五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郎唐元宗改古文爲今文亦止改尚書而不聞有他經今謂五經皆有古文而元宗改之豈其然乎愚謂趙氏之言固有失而顧氏所駁亦未爲全得也夫元宗所改者

止古文尚書耳其詔書至今猶在何嘗盡改六經爲今文而乃爲是言乎且其所改者古文非篆書也以古文爲篆豈未見元宗詔書乎若顧氏謂尚書有古文他經皆無亦非也劉歆傳言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許慎說文自序明言所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東漢時五經皆有古文矣蓋自杜林傳衛宏徐廵後古文大興故五經皆有而許慎得以參訂其書也至靈帝熹平時魏廢帝正始時並立三字石經五經之外更有論語謂五經無古文可乎隋書經籍志

歷敘石經遷徙之由謂貞觀初魏徵始收聚天下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此卽元宗所改之古文也趙氏言六經盡易以隸法固非而顧氏言五經無古文亦未之深考也宋鄭樵謂明皇更古文爲今文凡不合開元文者謂之野書此則無稽之言必不可信彼且不知天寶改今文而謂爲開元不亦乖謬之甚乎

羣書疑辨卷第八終

# 學書疑辨卷第九

目錄

羣書疑辨卷第九

四明萬斯同季野纂　同邑後學水雲睄叔校

書許氏說文後

許叔重作說文解字十五篇自爲之序前言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也是小篆出于李斯輩矣後述甄豐較定八體三曰篆書則謂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一篇之中顯然乖異何所無定見如此班固藝文志言蕭何草律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

史又以六體試之叔重乃改之曰漢書有草書尉律學童年十七以上始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又以八體試之夫改艸律爲草書尉律已謬矣至于籀書秦已改爲小篆凡不合小篆者皆禁之則籀書之廢久矣安得漢時尚有九千字之多夫太史之課學童取其適于用爾漢時已盛行隸書卽小篆亦且無用試籀書何爲當隸書初出止三千字卽合蒼頡等小篆三篇亦止三千三百字總不及九千之數吾意隸書不足乃試小篆小篆又不足乃試籀書必無舍隸書小篆而試籀書之理叔重但增一籀字而漢家之

制遂晦誠不如孟堅之書確核而可信也

## 書魏志鍾繇傳後

甚哉陳壽之陋也鍾繇以書法名天下而壽爲繇立傳絕不言其善書獨于衛覬傳則娓娓言之蓋繇子會以謀反族誅當壽作史時鍾氏子孫無在朝者而覬之子瓘方握權用事故壽抑揚如此小人用心之卑陋一至是哉或曰壽于胡昭傳言昭善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是壽未嘗抑繇也曰胡昭之傳既稱衛覬善書何以覬之傳復詳言其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乎此其媚權要心昭然若見孰能掩之若夫邯鄲淳韋誕亦當世名人魏志必當立

傳而壽皆抑之亦以無子孫在朝也試攷魏志之得立傳者有一非子孫通顯者乎嗚呼作史而尚挾要心此又前後諸史所不敢也他若唐書李北海傳宋史蘇東坡傳皆不言其著書則史官疎畧之故而非若壽之有意行媚也

## 書鍾繇薦李直表後

按元常此帖書法固絕倫然歷千數百年至元世而始出則人不能無疑王元美于此帖凡三跋其爲已之所購則力辨其眞爲他人之所刻則力毀其僞二說將何從愚攷魏志繇本傳獻帝東還之歲繇已拜尚書僕射封東武亭侯至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封魏王始由大理遷相國越三年坐事免朝曹丕襲王位復爲大理及篡帝位改廷尉封崇高鄉侯黃初四年入月代賈詡爲太尉改平陽鄉侯明帝即位進封定陵侯尋拜太傅太和四年四月卒謚誠是繇未嘗爲

司徒也乃帖尾書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其謬妄實甚考二年之爲司徒者華歆也繇時尚爲廷尉且爵爲崇高安得稱東武一披史傳眞僞立見元美非不知之而曲爲解釋是作僞者以之欺人而元美更以之欺已不亦異乎至其書法之佳人固無異論即謂元常眞蹟亦可也又按米元章書史言余閱書至白首無魏人遺墨故斷自晉始是宣示賀捷諸帖皆非元常眞蹟況此帖之出自元世者乎且元常與穎川胡明同學書于劉德昇時稱鍾胡體但有胡肥鍾瘦之嫌今觀李直諸帖亦云肥矣如是而猶以爲瘦

將以何者爲肥乎固知諸帖皆非眞也

## 跋鍾繇用筆說

張彥遠法書要錄載鍾繇用筆說一篇謂繇見蔡邕筆法于韋誕坐中苦求不與及誕死陰令人盜開其墓以得之愚以爲不然按繇之卒在魏明帝太和肆年庚戌誕之卒則在廢帝嘉平五年癸酉後繇二十四年安得有發墓之事作僞者目不知書謬妄至此而後人猶傳述之眞不可解要錄又載王右軍題筆陣圖一篇謂繇弟子宋翼作書平直相似狀如筭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至晉太康中有人于許下破繇墓遂得筆勢論翼乃讀之依

此法學名遂大振按繇卒于太和四年下抵晉武帝太康元年凡五十一年計繇卒時翼即年少亦當在二十以外至太康之初巳七十餘始得筆勢論而學之其成名又在何時耶況太康紀號凡十年其發墓又不知在何年則翼當八九十歲矣天下有如此謬妄之論耶固知此篇乃妄人僞撰非真右軍之筆也

## 書晉書束晳傳後

按汲郡發冢一事晉書武帝紀謂在咸寧五年字皆小篆束晳傳謂在太康二年字皆科斗仝一書也而牴牾如此今考趙德甫金石錄載晉所立太公望碑亦云太康二年且云藏書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而荀勗較穆天子傳其說亦然是束晳之傳是而武帝之紀非矣且小篆作于李斯坑儒前八十六歲安得有小篆晉書非出一人之手宜有牴牾竊怪當時作者甚多何以不一較正致譌謬至此然張懷瓘十體書斷言其書隨世變易已成數體則知冢中

十餘萬言不盡皆科斗而束晳之傳亦未能詳悉也乃至太公碑所載遇文王事實據汲塚周志而束晳傳備列諸書獨無所謂周志者則知當時焚毀者固多其未焚而遺逸者當亦不少也

## 書王右軍傳後

按右軍卒于晉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年五十有九則其生在惠帝太安二年癸亥越十有四年元帝始即晉王位于建康則右軍隨伯父導過江當更在其前其年不過十二三耳宜乎書法出庾翼郗愔下逮其功更進反越二人而上之度其年亦不過弱冠之外非至暮年而始善也乃晉書本傳言右軍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常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嘆服其言殊爲失實考亮之卒在成帝咸康六年庚子右軍年止三十八而書法已盡善可謂暮年方妙

乎且右軍眞迹至唐貞觀時猶存二千二百九十紙其先時之毀廢及當時之散于人間又不知凡幾豈一人晚年之所能爲乎後曾子固作墨池記亦言右軍之書晚乃善皆不深考之故也若右軍墨池之說亦有可疑墨池乃張伯英事右軍嘗與人書曰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使我躭之若是未必後之是右軍無墨池明矣今會稽蕺山之上有墨池謂是右軍故蹟則好事者爲之而非右軍實有是事也

## 書王右軍題筆陣圖後

按衛夫人筆陣圖王右軍題其後于夫人大有貶詞後人或疑之獨所論作字之法委曲詳盡衆莫敢議而吾謂其可疑者在渡江北游一事夫晉自南渡之後中原大亂士大夫安敢北游此文云北游名山之許之洛得毋謬妄葢他書皆言右軍渡江書法始大進作僞者不知謂其渡江而北故有此誤王元美曰右軍少從丞相渡江北蹤永絕斯言得之且王洽乃右軍之弟而稱之爲兄衛夫人實其受業師而加之詆毀皆不可信古書流傳頗多僞撰幸僞者自露其

隙故人得攻之闕者毋爲所惑可也世又有右軍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未言與張伯英同學夫伯英東漢人右軍東晉人相去百餘載安得稱同學孫過庭貶之極當且詆其文鄙理疎意乖言拙今故不取

# 書王獻之傳後

王右軍父子以書法名天下世之論者莫不謂父勝于子而獻之獨自謂過之晉書載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君家尊荅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殊不爾荅曰外人那得知孫過庭書譜以故當不同爲故當勝是直以己爲勝于父矣夫旣名勝毋曾子不入天下有爲人子而自謂勝于父者乎此眞出人理之外不可比于人類者矣書譜又載右軍入都臨行題壁獻之密拭除之輙自書其處私謂不惡右軍還見嘆曰吾去時眞醉耶獻之乃內慚天下有父之所書而子可

弑夫之者乎在右軍務掩子之短乃獻之反抑父之長其不孝之罪眞不可容于人世矣後人愛其書竟不知其醜可乎哉謝安石書法有名獻之嘗作佳書予之謂必存錄安石批其後擲還之獻之深以爲恨此安石薄其人故貶其善也夫臣有善讓于君子有善讓于父天下之通義也獻之即勝父猶當自謂不如況本不如乃反自謂勝之哉右軍七子六子皆能書而中多不肖如凝之篤信妖術至陷城殺身徽之狂蕩不檢舉世醜其行皆晉書本傳中語獻之貪求尙主絕郗氏婚爲鬼所譴及此揚已抑父皆不肖之至而劉

義慶世說猶盛譽之亦不識人間有羞耻者矣獨怪右軍之書本勝于子乃當時學書者競學獻之而不學右軍致右軍之名反爲所掩至南齊劉休獨好右軍常學其體而右軍法始行及唐文皇著論力推右軍痛詆獻之至比之餓隷枯枝且以重價購右軍真迹或授以官于是四方藏獻之書者皆割去其名冒以右軍之號罔利希榮自是獻之聲價大損其所傳于世者亦寡矣史臣之修晉書承其君風指因言獻之骨力遠不逮父而頗有媚處則又抑之太過不足以服天下人矣

書唐元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詔後

按尚書傳自伏生者謂之今文以所書皆隸字也傳自孔安國者謂之古文以所書皆科斗古文也然安國不識科斗書以隸古定則亦今文已爾而謂之古文者因得自壁中古文其篇數與今文不同故仍稱爲古文也及劉向以中古文（中古文即孔氏壁中古文藏于禁中者）較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書酒誥召誥皆有脫簡則安國雖改古文爲今文而其原本固在禁中也迄于後漢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是必仍用隸字但折衷于今古文之間

而取其中故曰中文也至唐元宗天寶時又改古文尚書爲今文是時天下盡用今文矣何以改爲古文尚書孔安國已改爲隸其所作五十九篇之傳皆隸書也則皆今文也唐初孔穎達爲之疏已久頒於學官天下學者但知今文而已又何以改爲考封氏聞見錄謂開元以來省司將試舉人皆先納所習之本文字差訛輙以習本爲定義或可通雖與官本不合主司務于收獎即放過天寶初敕改尚書古文悉爲今文是因舉子文字不一故依古文改從今文以一之也然欲一天下之文何不敕天下舉子盡依貞觀

所頒之討跡而乃改古文以遷就之也且此僅尚書一經耳唐時設科有九經五經三禮三傳之目能盡取而改之耶籍使其時悉出內府所藏漢魏石經重勒諸石以一天下之文豈不稱聖王盛舉哉而惜其不出乎此也逮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無準詔儒官較定經文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其相驗考參遂撰五經文字三卷然但書之于壁未嘗刻之于石是元宗之所為定出漢靈帝下而一時在朝諸臣有愧蔡中郎多矣天寶三年命尚書郎衛包改古文尚書為今文其原文仍藏秘府詔書見冊府元龜

## 再書唐玄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詔後

唐玄宗改古文尚書爲今文馬貴與氏謂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書也愚竊以爲不然夫隸書卽楷書也孔安國旣改古文爲隸卽馬氏所謂俗書也玄宗何必復改况安國不識古文時人亦無識者不得已以隸字寫之是名雖古文其實卽今文也所獲竹簡又上送官藏之書府卽孔氏子孫亦不獲見而古文幾絕矣賴宣帝時徵齊人能通古文者張敞從受之敞傳子吉吉傳甥杜鄴鄴傳子林林傳衛

宏徐巡而古文大興是東漢時古文之學反盛矣觀許氏說文自序謂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則不惟尚書有古文即諸經亦有之故靈帝熹平中詔立石經蔡邕即以古文備三體之一至魏而邯鄲淳衛覬韋誕咸善古文正始中立三體石經古文居其首元魏江式謂魏碑在漢碑後而其文蔚煥三體復興不可謂漢魏之世無善古文者逮元魏之末陽衒之撰洛陽伽藍記言漢石止存二十五碑魏石四十八碑咸在則魏之古文一無所損士大夫必多有其搨本雖數經遷徙

碑石不全而榻本固在天下豈無學習者考唐書曹憲傳言憲遂于小學自漢杜林衛宏後古文亡絶至憲復興是唐初亦有通古文者玄宗之所改古文安知非出憲之手或魏石經之所遺而馬氏乃指爲隸書不亦異乎再考新唐書藝文志明言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則唐之有古文尚書此其實據矣至德宗時李陽冰子服之以所藏古文孝經衛宏官書二部遺韓愈官書卽宏所受于杜林者是玄宗之後古文猶未絶于世安得謂天寶所改之古文乃隸書哉且自程邈作隸前人卽稱之爲楷以其可爲法于天

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隸與小篆同出于秦隸行而小篆卽廢實以其體端方簡易便于朝廷上下也安得以俗書詆之馬氏生平著書甚富能舍楷書而用篆籀乎總由朱世文人不知隸之卽楷而誤分楷隸爲二是以有此謬論也元宗之改今文旣貽譏後世至宋太祖以陸德明所釋尙書多仍古文之舊與元宗所定今文較異詔太子舍人陳鄂更定尤爲無識之至夫德明所存古文不過十分之二正當寶愛而謹守之乃必欲盡去而後已二帝之不學無術一至此哉然古文雖改士大夫家猶有存者晁公武讀書

志言呂大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小異而大同其作字奇古非附會穿鑿者所能到此則一帝威力之所不及者猶賴賢士大夫寶藏之而其後則不可問矣觀徽宗宣和書譜諸體皆載獨無古文則玄宗詔書所謂舊本仍藏御府者至宋亦不可得矣

題宣和書譜

此譜出宋徽宗親撰乃御府收藏真蹟非徒得之傳聞者其所評隲宜不虛然意在廣收未免多濫入其所與商榷者又不過蔡京梁師成之徒此論本高宗翰墨志宜其鑒別之未精也且編次先後亦多失當如陳逵晉人也列之於陳劉琨北齊人也列之于南齊趙模唐初人也列之于唐末其君臣之學問亦可見矣若夫蔡京行書收至七十餘帖而稱譽之詞不啻如伊傅周召此豈可令後世見哉

又

按隸書卽楷書唐五代以前從無異論自宋歐陽永叔誤以八分爲隸遂判隸楷爲二體此譜因之固巳謬矣其所載善隸者又止韓擇木一人夫唐人之稱擇木皆謂其善八分玆何以稱其善隸亦誤以八分爲隸也然其作八分敘論又自言古之名稱與今或異今所謂正書則古所謂隸書今所謂隸書則古所謂八分其說未嘗不明特中無定見致二三其說然則隸之與楷固可分之爲二哉

## 書張參五經字樣後

唐張參撰五經字樣三卷其石刻至今猶存末書乾符三年毛詩博士孫自牧以家書重校勘定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則此刻在僖宗朝明矣乃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代宗大歷中所刻予嘗疑之今考唐封演聞見錄謂天寶十年有司言經典不正取舍无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并國子司業張參共相考驗參遂撰五經字樣書于太學講堂之壁是大歷未嘗刻石之一証也又考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謂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詳定五

經書于講堂東西廂之壁積六十載崩剝汙蔑泯然不解國學上言詔賜錢十萬再新壁書是大歷未嘗刻石之又一証也不知振孫何據而云然然此經之書壁在大歷十一年上距天寶十年已二十六年矣參即博證廣搜何須若是之久意參校定在天寶而書壁則在大歷以中更安史之亂也且書壁未必即出于參參在天寶中已爲司業必无閱二十六年仍守一官之理疑是時參已不在即使猶在書亦决不出其手蓋特因其較定之經非必欲其親書于壁如漢蔡中郎之所爲也觀禹錫之記謂再新壁書而孫

自牧乃特記壁書之歲月則此經非出參手晉益明矣

## 記板刻原始

按五經之鏤板宋史謂始于周顯德不知唐長興晉開運已先有之世言馮道始鏤板官鬻于市葢射利也其射利未可知而刱始之功實被于萬世獨怪秦漢以來其文字已知刻石矣何故不知鏤板少陵詩言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亦知鏤板矣何故不以鏤經史此皆前人之拙而後人之巧也然自鏤板之後書籍日多人以其得之易也反置之不觀而淫辭蕪說不可傳世者亦率災我梨棗此又板刻之害也

## 題解緒書學傳授譜

按張彥遠法書要錄有傳授書法人名一篇不知何人所作語多謬妄其言蔡邕傳崔瑗鍾繇傳衛夫人及繇發韋誕冢之類已別有辨此篇仍襲其舊更有甚焉如言鍾繇師曹喜鍾繇傳庾翼衛夫人王羲之傳謝朓王僧虔傳孔琳之並皆謬妄今更辨之曹喜漢章帝時人鍾繇則曹魏宰相相去百餘年安得稱師弟繇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庚戌至晉愍帝建興元年癸酉庾翼始生安得云鍾繇傳庾翼王羲之卒于晉穆帝昇平五年辛酉謝朓卒于梁武帝天監五

年丁亥相距一百四十七年安得云羲之傳謝朓王僧虔卒于齊武帝永明三年乙丑孔琳之卒于宋廢帝熹平元年癸亥前六十二年安得云僧虔傳琳之又言張旭傳李白顏眞卿傳懷素皆不可信後又言蘇黃米蔡卓爲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考舜欽卒于康定二年辛巳仁宗卽位之十九年也其時蘇黃米三人多未生安得云繼之紹彭則與三人並世故時稱蘇黃米蔡又稱蘇黃米薛以蔡爲三人前輩而薛則同時也亦不得云繼之此篇決非解大紳所撰乃妄人不讀書者爲之特其評元代諸家頗有可採

故錄之

題甘泉宮瓦圖

候官林子吉人至京師示余以甘泉宮瓦圖蓋其兄同人游其地親拾于瓦礫中者其額有四字曰長生未央古而樸其爲漢物無疑也或有問于余曰昔王子充作漢瓦硯記言未央宮瓦凡六等其面皆有字一曰漢并天下一曰長樂未央一曰儲胥未央一曰長生無極一曰萬壽無疆一曰永壽無疆無所謂長生未央者得毋僞乎余曰不然彼所云者未央宮瓦也林子所得者甘泉宮瓦也未央作于高帝甘泉則作于武帝時之相去將百年未央在今咸陽甘泉則

在今淳化地之相去又二三百里宜其制有不同也安得耕彼之說疑此之僞乎子充記謂瓦之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強厚一寸弱質之林子之瓦其制皆合則其爲漢物何疑或又謂未央之瓦乃篆字此則隸字何以不同余曰隸即今楷書也當高帝時去秦未遠隸書止行于民間故用篆字至武帝則朝廷上下悉用隸書故製瓦者即用其體書之也又何疑或人稱善因題于圖後

## 記淳化閣帖原始

陶九成輟耕錄辨祖石刻言劉跂暇日記云馮傳慶諒此帖本南唐保大年摹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較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太宗命將秘館所有增作十卷爲板本而石本後以火斷缺錄又言吳郡陸友仁云嘗觀褚伯秀所記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愚謂石刻始于南唐其説誠然但馮氏謂刻于保大七年褚氏乃謂刻于後主蔣名昇元帖此則可疑考昇元乃烈祖年號保大則元宗

年號帖若爲後主所刻豈有追用先祖年號之理褚氏所云殊爲謬妄而陸氏陶氏皆不能辨何也愚意烈祖不善書必非昇元時所刻元宗善書而保大七年正其全盛之世宜乎有此雅舉斷以馮氏之言爲正然淳化帖乃石刻而馮氏謂之板本其言亦未爲確也

## 書傳授書法人名後

法書要錄有傳授書法人名一篇中言蔡邕傳之崔瑗鍾繇傳之衛夫人愚竊惑之按崔瑗卒于順帝漢安二年癸未越四十九年至獻帝初平三年壬申蔡邕始卒安得云邕傳于瑗鍾繇卒于明帝太和四年庚戌越四十三年至晉武帝泰始八年壬辰衛夫人始生安得云繇傳衛夫人此謬妄之極不可信虞世南卒于貞觀十二年年八十一歐陽詢卒于貞觀十五年年八十五兩人年正相等安得云世南傳詢陸東之世南之甥受法于世南不受于詢也李陽冰雖

與徐浩同時未嘗相授受顏真卿鄔彤四人書法學之于張旭非徐浩也皆謬妄不可信

摹書疑辨卷第九終

板藏古董水氏